

中国新医药学的复合特色及“阿胶风波”

(续)

☆ 英国振兴中医针灸有限公司 袁其伦

中医药复合特色与阿胶风波

前些日子，“阿胶只是‘水煮驴皮’”言论所引起的风波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从事情的原委来说，倒是来源于某些以“黑”中医为目的网站的发难。可是官方网站竟然同意并传播了这些不负责任的说法，一则暴露了该网站对中医药的不友好态度，二则使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中医药局工作陷入被动，三则是又一次扰乱了民心，中医中药无端又遭攻击了一波。其实就事论事来说，“阿胶只是‘水煮驴皮’”的论点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现分几点驳斥如下：

(1) “阿胶只是‘水煮驴皮’”。它矮化了真正中药材的复杂炮制过程，这种说法本身就不符合事实，也是不科学的！

(2) “驴皮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按照这种逻辑，那人体也不过主要是氧碳氢氮钙磷（它们是占体重99%以上的元素）而已。其中不仅缺乏了对有机体的复杂复合结构的起码常识，而且许多人老是站在西化的还原论和机械论的片面角度来数落中医药，目的何在？

(3) “这种蛋白质缺乏人体必须的色氨酸”。何必苛责某一种中药成为“全营养”呢？何况国外专门卖胶原蛋白的商品，如 Pure Gold collagen 等胶原蛋白口服液作为保健美容产品，被描述的功效多多，价格也不菲，怎么未见被指责说不含色氨酸呢？

(4) “并不是一种好的蛋白质来源”。这真是无事生非！鸡蛋好你就天天吃鸡蛋好了。即使需要胶原蛋白的还是可以服用阿胶的，何况阿胶也许在这方面是世界上最具有悠久历史的药物了。怎么这样不欣赏民族精品呢？

(5) 中医药讲究复方制剂。即使阿胶，也是多加冰糖和黑芝麻一起服用；还常常与枸杞、地黄、黄芪、白芍、大枣等配伍。这时的复合状态及功效，西医药学大概也分析不清楚了，所以有些人“相煎何太急”呢？

(6) 至于《药典》所介绍的功能，是千百年中医药临床实践的结晶。在中医药科学本质未能全面落实之前，是不能轻易否定的。即使有人以为简单的“滋阴补血”，就有深奥的学问，真正分析起来是几个假冒科学的小青年搞不懂的。他们应该挖掘中医药的科学宝库，把人生精力用到维护民族遗产的大方向上来。例如按照新医药学的最新理解：《药典》强调阿胶有“滋阴补血”的功能，就是说阿胶具有降低人体升高了的交



感神经系统的机能状态，同时还具有改善机体血液系统数量和质量的功能，在这两方面的复合作用下起到平衡调节作用，就能表现出了阿胶一系列的防病治病效用。

(7) 以阿胶为典型事例，又一次反映出了国人在对待中医药方面的两种截然不同态度，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中医药是否科学之争。然而现在，中国新医药学已经把中医药的科学本质和复合特色，作用机理和治疗特点等讲清楚了，再有意无意地散布“中医药不科学”，起码就显示出是时代科学的落伍者了。

需要发扬“系统科学”的现代先进理念

当总结出中医药学的复合特色的时候，不得不深入到思想理念的层次。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从十七世纪发展起来的经典的西医有局限性，只强调还原论，没有系统论，没有整体观念。”“恰恰是我们祖国医学所总结出来的东西跟今天最先进的科学能够对号入座。例如系统科学……这些现代科学的前沿，恰恰跟中医几千年总结出来的规律是合拍的。如果把西方的科学同中医总结的理论以及临床实践结合起来，那将是不得了的。”（见《论人体科学》，人民军医出版社，1989）这是对西方思想方法缺陷的批判，也是对中医药蕴涵的先进

思想的挖掘和颂扬！

进一步分析说，在西方的还原论和机械论等观念的影响下，虽然也认识到人体或其他生物是一个复杂的个体，但有意或无意的认为他（它）们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并没有内在的或有机的联系。在这些错误理念的潜移默化下，许多人也就认为人体或生物的行为和性质，可以从其组成部分及其局部影响来认识。这些显而易见的片面观点，尽管早就被指责“是过分‘简化’了，尽管那些被省去的部分经常也难以说得清楚”。然而，在民族虚无主义的盛行下，“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了，于是西方思想库中的陈旧货色也被照抄过来了。其他方面不说，单在指责中医中药方面就特别地突出，更不要说那些不懂中医药科学，却打着“科学”旗号的冒牌货们了。前面的事例充分说明了对中医药所存在的一些不良思想趋向，以及我国需要强调“先务虚后务实”地端正对中医药的科学态度了。笔者认为其中的最佳途径，就是迅速普及我国所特有的系统应激科学，以及率先发挥这种先进科学理念的新医药学，从而站在世界科技前沿，捍卫和发挥中医药精华于人类健康之中！

系统应激科学是认识复合特色的钥匙

总之，本文强调了新兴的

中国新医药学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继承了传统中医学无不以复合理念为特色的宝贵财富，并将其科学精华发扬到了现代生命医学的认识领域和临床实践之中。

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著名的英国李约瑟博士根据西方和中国的科技进展就曾经预言，终究有一天西医会与中医融合的，并由此提出了“世界科学演进律”。但令人遗憾的是，李博士如此睿智的见解并未受到相应的重视，特别是西医学在结合中医学方面并无多大的主动行动。而今，中医和西医共同的应激本质被揭示出来了，以中统西的新医药学被总结出来了，在这种被动的情况下，西医学界应该有何感想和反思呢？还是矜持地无端指责“中医不科学”吗？

然而与上相反，在中医学发源的故乡，却有一些人也对中西医结合并不看好。其中多数人是认识偏差，对长期未出突破性成果有些信心不足。然而，著者却别具一格地指出：即使从中医药具有复合特色的角度，也可以得到正如钱学森教授所总结的那种“东方的科学革命”的结论，由此就可以打开中医药宝库的大门了！

进一步说，中国的先贤者们早就从“道法自然”（《道德经》）中，领悟到了自然界中的系统性真谛。并在《黄帝内经》关于中医学的理论和临床中，应用系统论和整体观把复合特

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其两千多年后仍然是灿烂夺目，并辉煌今学。这正如本人在“沁园春”一词中所指明的那样：“《内经》《难经》，启迪现代，系统应激方了然”。著者在中医药现代化的浪潮中，站在生命医学的系统应激科学高度，揭示了传统中医学是系统应激科学的初级阶段，创建的中国新医药学达到了系统应激科学的高级阶段。这从本文对复合特色问题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到它们二者各自的科学风采！实际在整体上，复合特色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系统应激科学的外在表现或科学总结，这也是生物界生命科学的系统应激特征所使然。

归结而言，可以说系统应激科学不仅是认识中医药复合特色的钥匙，也是破解中医学其他诸多特色的钥匙。其中《袁氏新医药模式与临床》和《现代“难经”——中国新医药学问答启示录》等书的出版，比较系统地说明了这些问题，可供参考。当然，尽管中国新医药学已明示了我国中医药现代化有了阶段性成果，但仍然是任重而道远。这方面还需我国中医、中西医、西医和科技各界，甚至还包括了文化、哲学、道教和佛教各界的团结协作，共同努力把以传统中医学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传承下来，也共同努力把以中国新医药学为代表的系统应激科学发扬开去！

(续完)